

---

《竇娥冤》

關漢卿



《竇娥冤》

楔子

〔卜兒蔡婆婆上，詩云〕

花有重開日，人無再少年。不須長富貴，安樂是神仙。老身蔡婆婆是也，楚州人氏，嫡親三口兒家屬。不幸夫主亡逝已過，止有一箇孩兒，年長八歲，俺娘兒兩箇，過其日月，家中頗有些錢財。這裏一箇竇秀才，從去年問我借了二十兩銀子，如今本利該銀四十兩。我數次索取，那竇秀才只說貧難，沒得還

我。他有一箇女兒，今年七歲，生得可喜，長得可愛，我有心看上他，與我家做箇媳婦，就准了這四十兩銀子，豈不兩得其便。他說今日好日辰，親送女兒到我家來，老身且不索錢去，專在家中等候，這早晚竇秀才敢待來也。

〔沖末扮竇天章引正旦扮端雲上，詩云〕

讀盡縹緗萬卷書，可憐貧殺馬相如，漢庭一日承恩召，不說當壚說子虛。小生姓竇，名天章，祖貫長安京兆人也。幼習儒業，飽有文章；爭柰時運不通，功名未遂。不幸渾家亡化已過，撇下這箇女孩兒，小

字端雲，從三歲上亡了他母親，如今孩兒七歲了也。小生一貧如洗，流落在這楚州居住。此間一箇蔡婆婆，他家廣有錢物；小生因無盤纏，曾借了他二十兩銀子，到今本利該對還他四十兩。他數次問小生索取，教我把甚麼還他？誰想蔡婆婆常常著人來說，要小生女孩兒做他兒媳婦。況如今春榜動，選場開，正待上朝取應，又苦盤纏缺少。小生出於無奈，只得將女孩兒端雲送與蔡婆婆做兒媳婦去。

〔做嘆科，云〕

嗨！這箇那裏是做媳婦？分明是賣與他一般。就

准了他那先借的四十兩銀子，分外但得些少東西，勾小生應舉之費，便也過望了。說話之間，早來到他家門首。婆婆在家麼？

〔卜兒上，云〕

秀才，請家裏坐，老身等候多時也。

〔做相見科。竇天章云〕

小生今日一徑的將女孩兒送來與婆婆，怎敢說做媳婦，只與婆婆早晚使用。小生目下就要上朝進取功名去，留下女孩兒在此，只望婆婆看覷則箇。

〔卜兒云〕

這等，你是我親家了。你本利少我四十兩銀子，兀的是借錢的文書，還了你；再送與你十兩銀子做盤纏。親家，你休嫌輕少。

〔竇天章做謝科，云〕

多謝了婆婆，先少你許多銀子，都不要我還了，今又送我盤纏，此恩異日必當重報。婆婆，女孩兒早晚呆癡，看小生薄面，看覷女孩兒咱。

〔卜兒云〕

親家，這不消你囑付，令愛到我家，就做親女兒一般看承他，你只管放心的去。

〔竇天章云〕

婆婆，端雲孩兒該打呵，看小生面則罵幾句；當罵呵，則處分幾句。孩兒，你也不比在我跟前，我是你親爺，將就的你；你如今在這裏，早晚若頑劣呵，你只討那打罵喫。兒噤，我也是出於無奈。

〔做悲科，唱〕

【仙呂·賞花時】我也只為無計營生四壁貧，因



此上割捨得親兒在兩處分。從今日遠踐洛陽塵，又不知歸期定准，則落的無語闍消魂。

〔下〕

〔卜兒云〕

竇秀才留下他這女孩兒與我做媳婦兒，他一徑上朝應舉去了。

〔正旦做悲科，云〕

爹爹，你直下的撇了我孩兒去也！

〔卜兒云〕

媳婦兒，你在我家，我是親婆，你是親媳婦，只當自家骨肉一般。你不要啼哭，跟著老身前後執料去來。

〔同下〕

〔編輯〕 第一折

〔淨扮賽盧醫上，詩云〕

行醫有斟酌，下藥依本草；死的醫不活，活的醫

死了。自家姓盧，人道我一手好醫，都叫做賽盧醫。在這山陽縣南門開著生藥局。在城有個蔡婆婆，我問他借了十兩銀子，本利該還他二十兩，數次來討這銀子，我又無的還他。若不來便罷，若來呵，我自有個主意。我且在這藥鋪中坐下，看有甚麼人來？

〔卜兒上，云〕

老身蔡婆婆。我一向搬在山陽縣居住，盡也靜辦。自十三年前竇天章秀才留下端雲孩兒與我做兒媳婦，改了他小名，喚做竇娥。自成親之後，不上二年，不想我這孩兒害弱證死了。媳婦兒守寡，又早三

個年頭，服孝將除了也。我和媳婦兒說知，我往城外賽盧醫家索錢去也。

〔做行科，云〕

驀過隅頭，轉過屋角，早來到他家門首。賽盧醫在家麼？

〔盧醫云〕

婆婆，家裡來。

〔卜兒云〕

我這兩個銀子長遠了，你還了我罷。

〔盧醫云〕

婆婆，我家裡無銀子，你跟我莊上去取銀子還  
你。

〔卜兒云〕

我跟你去。

〔做行科〕

〔盧醫云〕

來到此處，東也無人，西也無人，這裡不下手，等甚麼？我隨身帶的有繩子。兀那婆婆，誰喚你哩？

〔卜兒云〕

在那裡？

〔做勒卜兒科。李老同副淨張驢兒沖上，賽盧醫慌走下。李老救卜兒科。張驢兒云〕

爹，是個婆婆，爭些勒殺了。

〔李老云〕

兀那婆婆，你是那裡人氏？姓甚名誰？因甚著這個人將你勒死？

〔卜兒云〕

老身姓蔡，在城人氏，止有個寡媳婦兒，相守過日。因為賽盧醫少我二十兩銀子，今日與他取討；誰想他賺我到無人去處，要勒死我，賴這銀子。若不是遇著老的和哥哥呵，那得老身性命來。

〔張驢兒云〕

爹，你聽的他說麼？他家還有個媳婦哩。救了他性命，他少不得要謝我，不若你要這婆子，我要他媳婦兒，何等兩便？你和他說去。

〔孛老云〕

兀那婆婆，你無丈夫，我無渾家，你肯與我做個老婆，意下如何？

〔卜兒云〕

是何言語！待我回家多備些錢鈔相謝。



〔張驢兒云〕

你敢是不肯，故意將錢鈔哄我？賽盧醫的繩子還在，我仍舊勒死了你吧。

〔做拿繩科〕

〔卜兒云〕

哥哥，待我慢慢地尋思咱。

〔張驢二云〕

你尋思些甚麼？你隨我老子，我便要你媳婦兒。

〔卜兒背云〕

我不依他，他又勒殺我。罷罷罷，你爺兒兩個隨我到家中去來。

〔同下〕

〔正旦上，云〕

妾身姓竇，小字端雲，祖居楚州人氏。我三歲上亡了母親，七歲上離了父親，俺父親將我嫁與蔡婆婆

為兒媳婦，改名竇娥。至十七歲與夫成親，不幸丈夫亡化，可早三年光景，我今二十歲也。這南門外有個賽盧醫，他少俺婆婆銀子，本利該二十兩，數次索取不還，今日俺婆婆親自索取去了。竇娥也，你這命好苦也呵！

〔唱〕

【仙呂·點絳脣】滿腹閒愁，數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

【混江龍】則問那黃昏白晝，兩般兒忘餐廢寢幾

時休？大都來昨宵夢裡，和著這今日心頭。地久天長難過遣，舊愁新恨幾時休？則這業艱苦，雙眉皺，越覺的情懷冗冗，心緒悠悠。

〔云〕

似這等憂愁，不知幾時是了也呵！

〔唱〕

【油葫蘆】莫不是八字該載著一世憂，誰似我無盡頭。須知道人心不似水長流。我從三歲母親身亡後，到七歲與父分離久，嫁的個同住人，他可又拔著

短籌；撇的俺婆婆婦每都把空房守，端的個有誰問，有誰俦？

【天下樂】莫不是前世裡燒香不到頭，今也波生招禍尤，勸今人早將來世修。我將這婆伺養，我將這服孝守，我言詞須應口。

〔云〕

婆婆索錢去了，怎生這早晚不見回來？

〔卜兒同孛老張驢兒上〕

〔卜兒云〕

你爺兒兩個且在門首，等我先進去。

〔張驢兒云〕

奶奶，你先進去，就說女婿在門首哩。

〔卜兒見正旦科〕

〔正旦云〕

奶奶回來了，你吃飯麼？

〔卜兒做哭科，云〕

孩兒，你教我怎生說波！

〔正旦唱〕

【一半兒】為甚麼淚漫漫不住點兒流？莫不是為索債與人家惹爭鬥？我這裡連忙迎接慌問候，他那裡要說緣由。

〔卜兒云〕

羞人答答的，教我怎生說波！

〔正旦唱〕

則見他一半兒徘徊一半兒丑。

〔云〕

婆婆，你為甚麼煩惱啼哭那？

〔卜兒云〕

我問賽盧醫討銀子去，他賺我到無人去處，行起凶來，要勒死我。虧了一個張老並他兒子張驢兒，救得我性命。那張老就要我招他做丈夫，因這等煩惱。



〔正旦云〕

婆婆，這個怕不中麼？你再尋思咱：俺家裡又不是沒有飯吃，沒有衣穿，又不是少欠錢債，被人催逼不過；況你年紀高大，六十以外的人，怎生又招丈夫那？

〔卜兒云〕

孩兒也，你說的豈不是？但是我的性命全虧他這爺兒兩個救的，我也曾說道：待我到家，多將些錢物酬謝你救命之恩。不知他怎生知道我家裡有個媳婦

兒，道我婆婆媳婦又沒老公，他爺兒兩個又沒老婆，正是天緣天對。若不隨順他，依舊要勒死我。那時節我就慌張了，莫說自己許了他，連你也許了他。兒也，這也是出於無奈。

〔正旦云〕

婆婆，你聽我說波。

〔唱〕

【後庭花】遇時辰我替你憂，拜家堂我替你愁；梳著個霜雪般白鬚髻，怎將這雲霞般錦帕兜？怪不的

女大不中留。你如今六旬左右，可不道到中年萬事休！舊恩愛一筆勾，新夫妻兩意投，枉教人笑破口。

〔卜兒云〕

我的性命都是他爺兒兩個救的，事到如今，也顧不得別人笑話了。

〔正旦唱〕

【青哥兒】你雖然是得他得他營救，須不是筍條筍條年幼，剗的便巧畫蛾眉成配偶。想當初你夫主遺留，替你圖謀，置下田疇，早晚羹粥，寒暑衣裘，滿

望你鰥寡孤獨，無捱無靠，母子每到白頭。公公也，則落得干生受。

〔卜兒云〕

孩兒也，他如今只待過門，喜事匆匆的，教我怎生回得他去？

〔正旦唱〕

【寄生草】你道他匆匆喜，我替你倒細細愁：愁則愁興闌刪嚙不下交歡酒，愁則愁眼昏騰扭不上同心扣，愁則愁意朦朧睡不穩芙蓉褥。你待要笙歌引至畫

堂前，我道這姻緣敢落在他人後。

〔卜兒云〕

孩兒也，再不要說我了，他爺兒兩個都在門首等候，事以至此，不若連你也招了女婿罷。

〔正旦云〕

婆婆，你要招你自招，我並然不要女婿。

〔卜兒云〕

那個是要女婿的？爭奈他爺兒兩個自家捱過門來，教我如何是好？

〔張驢兒云〕

我們今日招過門去也。帽兒光光，今日做個新郎；袖兒窄窄，今日做個嬌客。好女婿，好女婿，不枉了，不枉了。

〔同亭老入拜科〕

〔正旦做不理科，云〕

兀那廝，靠後！

〔唱〕

【賺煞】我想這婦人每休信那男兒口，婆婆也，怕沒的貞心兒自守，到今日招著個村老子，領著個半死囚。

〔張驢兒做嘴臉科，云〕

你看我爺兒兩個這等身段，盡也選得女婿過。你不要錯過了好時辰，我和你早些兒拜堂罷。

〔正旦不理科，唱〕

則被你坑殺人燕侶鶯儔。婆婆也，你豈不知羞！  
俺公公撞府沖州，（門內爭）（門內坐）的銅斗兒家  
緣百事有。想著俺公公置就，怎忍教張驢兒情受？

〔張驢兒做扯正旦拜科，正旦推跌科，唱〕

兀的不是俺沒丈夫的婦女下場頭。

〔下〕

〔卜兒云〕



你老人家不要惱燥，難道你有活命之恩，我豈不  
思量報你？只是我那媳婦兒氣性最不好惹的，既是他  
不肯招你兒子，教我怎好招你老人家？我如今拚的好  
酒好飯養你爺兒兩個在家，待我慢慢的勸化俺媳婦  
兒；待他有個回心轉意，再做區處。

〔張驢兒云〕

這歪刺骨便是黃花女兒，剛剛扯的一把，也不消  
這等使性，平空的推了我一交，我肯干罷！就當面賭  
個誓與你：我今生今世不要他做老婆，我也不算好男  
子。

〔詞云〕美婦人我見過萬千向外，不似這小妮子生得十分憊賴；我救了你老性命死裡重生，怎割捨得不肯把肉身陪待？

〔同下〕

〔編輯〕 第二折

〔賽盧醫上，詩云〕

小子太醫出身，也不知道醫死多人，何嘗怕人告發，關了一日店門？在城有個蔡家婆子，剛少他二十兩花銀，屢屢親來索取，爭些捻斷脊筋。也是我一時

智短，將他賺到荒村，撞見兩個不識姓名男子，一聲嚷道：「浪蕩乾坤，怎敢行凶撒潑，擅自勒死平民！」嚇得我丟了繩索，放開腳步飛奔。雖然一夜無事，終覺失精落魄；方知人命關天關地，如何看做壁上灰塵。從今改過行業，要得減罪修因，將以前醫死的性命，一個個都與他一卷超度的經文。小子賽盧醫的便是。只為要賴蔡婆婆二十兩銀子，賺他到荒僻去處，正待勒死他，誰想遇見兩個漢子，救了他去。若是再來討債時節，教我怎生見他？常言道的好：「三十六計，走為上計」。喜得我是孤身，又無家小連累，不若收拾了細軟行李，打個包兒，悄悄的躲到別處，另

做營生，豈不乾淨？

〔張驢兒上，云〕

自家張驢兒，可奈那竇娥百般的不肯隨順我；如今那老婆子害病，我討服毒藥與他吃了，藥死那老婆子，這小妮子好歹做我的老婆。

〔做行科，云〕

且住，城裡人耳目廣，口舌多，倘見我討毒藥，可不嚷出事來？我前日看見南門外有個藥鋪，此處冷靜，正好討藥。

〔做到科，叫云〕

太醫哥哥，我來討藥的。

〔賽盧醫云〕

你討甚麼藥？

〔張驢兒云〕

我討服毒藥。

〔賽盧醫云〕

誰敢合毒藥與你？這廝好大膽也。

〔張驢兒云〕

你真個不肯與我藥麼？

〔賽盧醫云〕

我不與你，你就怎地我？

〔張驢兒做拖盧云〕

好呀，前日謀死蔡婆婆的，不是你來？你說我不

認的你哩？我拖你見官去。

〔賽盧醫做慌科，云〕

大哥，你放我，有藥有藥。

〔做與藥科，張驢兒云〕

既然有了藥，且饒你罷。正是：得放手時須放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下〕

〔賽盧醫云〕

可不悔氣！剛剛討藥的這人，就是救那婆子的。我今日與了他這服毒藥去了，以後事發，越越要連累我；趁早兒關上藥鋪，到涿州賣老鼠藥去也。

〔下〕

〔卜兒上，做病伏幾科〕

〔李老同張驢兒上，云〕

老漢自到蔡婆婆家來，本望做個接腳，卻被他媳



婦堅執不從。那婆婆一向收留俺爺兒兩個在家同住，只說好事不在忙，等慢慢裡勸轉他媳婦，誰想他婆婆又害起病來。孩兒，你可曾算我兩個的八字，紅鸞天喜幾時到命哩？

〔張驢兒云〕

要看什麼天喜到命！只賭本事，做得去自去做。

〔孛老云〕

孩兒也，蔡婆婆害病好幾日了，我與你去問病波。

〔做見卜兒問科，云〕

婆婆，你今日病體如何？

〔卜兒云〕

我身子十分不快哩。

〔孛老云〕

你可想些甚麼吃？

〔卜兒云〕

我思量些羊肚兒湯吃。

〔李老云〕

孩兒，你對竇娥說，做些羊肚兒湯與婆婆吃。

〔張驢兒向古門云〕

竇娥，婆婆想羊肚兒湯吃，快安排將來。

〔正旦持湯上，云〕

妾身竇娥是也。有俺婆婆不快，想羊肚湯吃，我

親自安排了與婆婆吃去。婆婆也，我這寡婦人家，凡事要避些嫌疑，怎好收留那張驢兒父子兩個？非親非眷的，一家兒同住，豈不惹外人談議？婆婆也，你莫要背地裡許了他親事，連我也累做不清不潔的。我想這婦人心好難保也呵。

## 〔唱〕

【南呂·一枝花】他則待一生鴛帳眠，那裡肯半夜空房睡；他本是張郎婦，又做了李郎妻。有一等婦女每相隨，並不說家克計，則打聽些閒是非；說一會不明白打鳳的機關，使了些調虛囂撈龍的見識。【

梁州第七】這一個似卓氏般當壚滌器，這一個似孟光般舉案齊眉；說的來藏頭蓋腳多伶俐，道著難曉，做出才知。舊恩忘卻，新愛偏宜；墳頭上土脈猶濕，架兒上又換新衣。那裡有奔喪處哭倒長城？那裡有浣紗時甘投大水？那裡有上山來便化頑石？可悲可恥，婦人家直恁的無仁義，多淫奔，少志氣；虧殺前人在那裡，更休說本性難移。

〔云〕

婆婆，羊肚兒湯做成了，你吃些兒波。

〔張驢兒云〕

等我拿去。

〔做接嘗科，云〕

這裡面少些鹽醋，你去取來。

〔正旦下〕

〔張驢兒放藥科〕

〔正旦上，云〕

這不是鹽醋？

〔張驢兒云〕

你傾下些。

〔正旦唱〕

【隔尾】你說道少鹽欠醋無滋味，加料添椒才脆美。但願娘親早痊濟，飲羹湯一杯，勝甘露灌體，得一個身子平安倒大來喜。

〔孛老云〕

孩兒，羊肚湯有了不曾？

〔張驢兒云〕

湯有了，你拿過去。

〔李老將湯云〕

婆婆，你吃些湯兒。

〔卜兒云〕

有累你。



〔做嘔科，云〕

我如今打嘔，不要這湯吃了，你老人家吃罷。

〔孛老云〕

這湯特地做來與你吃的，便不要吃，也吃一口

兒。

〔卜兒云〕

我不吃了，你老人家請吃。

〔孛老吃科〕

〔正旦唱〕

【賀新郎】一個道你請吃，一個道婆婆先吃，這言語聽也難聽，我可是氣也不氣！想他家與咱家有甚的親和戚？怎不記舊日夫妻情意，也曾有百縱千隨？婆婆也，你莫不為黃金浮世寶，白髮故人稀，因此上把舊恩情全不比新知契。則待要百年同墓穴，那裡肯千里送寒衣。

〔孛老云〕

我吃下這湯去，怎覺昏昏沉沉的起來？

〔做倒科〕

〔卜兒慌科，云〕

你老人家放精神着，你扎掙著些兒。

〔做哭科，云〕

兀的不是死了也！

〔正旦唱〕

【斗蝦（蟲麻）】空悲戚，沒理會，人生死是輪迴。感著這般病疾，值著這般時勢；可是風寒暑濕，或是飢飽勞役；各人證候自知，人命關天關地；別人怎生替得，壽數非干今世。相守三朝五夕，說甚一家一計。又無羊酒段匹，又無花紅財禮；把手為活過日，撒手如同休棄。不是竇娥忤逆，生怕旁人議論。不如聽咱勸你，認個自家悔氣，割捨的一具棺材停置，幾件布帛收拾，出了咱家門裡，送入他家墳地。這不是你那從小兒年紀指腳的夫妻，我其實不關親無半點恓惶淚。休得要心如醉，意似痴，便這等嗟嗟怨怨，哭哭啼啼。

〔張驢兒云〕

好也羅！你把我老子藥死了，更待干罷！

〔卜兒云〕

孩兒，這事怎了也？

〔正旦云〕

我有什麼藥在那裡？都是他要鹽醋時，自家傾在湯兒裡的。

〔唱〕

【隔尾】這廝搬調咱老母收留你，自藥死親爺待  
要唬嚇誰？

〔張驢兒云〕

我家的老子，倒說是我做兒子的藥死了，人也不  
信。

〔做叫科，云〕

四鄰八舍聽著：竇娥藥殺我家老子哩。

〔卜兒云〕

罷麼，你不要大驚小怪的，嚇殺我也。

〔張驢兒云〕

你可怕麼？

〔卜兒云〕

可知怕哩。

〔張驢兒云〕

你要饒麼？

〔卜兒云〕

可知要饒哩。

〔張驢兒云〕

你教竇娥隨順了我，叫我三聲嫡嫡親親的丈夫，我便饒了他。

〔卜兒云〕



孩兒也，你隨順了他罷。

〔正旦云〕

婆婆，你怎說這般言語？

〔唱〕

我一馬難將兩鞍韉。想男兒在日，曾兩年匹配，  
卻教我改嫁別人，其實做不得。

〔張驢兒云〕

竇娥，你藥殺了俺老子，你要官休？要私休？

〔正旦云〕

怎生是官休？怎生是私休？

〔張驢兒云〕

你要官休呵，拖你到官司，把你三推六問，你這等瘦弱身子，當不過拷打，怕你不招認藥死我老子的罪犯！你要私休呵，你早些與我做了老婆，倒也便宜了你。

〔正旦云〕

我又不曾藥死你老子，情願和你見官去來。

〔張驢兒拖正旦、卜兒下〕

〔淨扮孤引祇候上，詩云〕

我做官人勝別人，告狀來的要金銀；若是上司當  
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門。下官楚州太守桃杌是也。今  
早升廳坐衙，左右，喝攬廂。

〔祇候吆喝科〕

〔張驢兒拖正旦、卜兒上，云〕

告狀，告狀。

〔祇候云〕

拿過來。

〔做跪見，孤亦跪科，云〕

請起。

〔祇候云〕

相公，他是告狀的，怎生跪著他？

〔孤云〕

你不知道，但來告狀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

〔祇候吆喝科，孤云〕

那個是原告？那個是被告？從實說來。

〔張驢兒云〕

小人是原告張驢兒，告這媳婦兒，喚做竇娥，合

毒藥下在羊肚湯兒裡，藥死了俺的老子。這個喚做蔡婆婆，就是俺的後母。望大人與小人做主咱。

〔孤云〕

是那一個下的毒藥？

〔正旦云〕

不干小婦人事。

〔卜兒云〕

也不干老婦人事。

〔張驢兒云〕

也不干我事。

〔孤云〕

都不是，敢是我下的毒藥來？

〔正旦云〕

我婆婆也不是他後母，他自姓張，我家姓蔡。我

婆婆因為與賽盧醫索錢，被他賺到郊外勒死；我婆婆卻得他爺兒兩個救了性命，因此我婆婆收留他爺兒兩個在家，養膳終身，報他的恩德。誰知他兩個倒起不良之心，冒認婆婆做了接腳，要逼勒小婦人作他媳婦。小婦人元是有丈夫的，服孝未滿，堅執不從。適值我婆婆患病，著小婦人安排羊肚湯兒吃。不知張驢兒那裡討得毒藥在身，接過湯來，只說少些鹽醋，支轉小婦人，暗地傾下毒藥。也是天幸，我婆婆忽然嘔吐，不要湯吃，讓與他老子吃，才吃的幾口，便死了。與小婦人並無干涉，只望大人高抬明鏡，替小婦人做主咱。



〔唱〕

【牧羊犬】大人你明如鏡，清似水，照妾身肝膽虛實。那羹本五味俱全，除了此百事不知。他推道嘗滋味，吃下去便昏迷。不是妾訟庭上胡支對，大人也，卻教我平白地說甚的？

〔張驢兒云〕

大人詳情：他自姓蔡，我自姓張，他婆婆不招俺父親接腳，他養我父子兩個在家做甚麼？這媳婦年紀兒雖小，極是個賴骨頑皮，不怕打的。

〔孤云〕

人是賤蟲，不打不招。左右，與我選大棍子打著。

〔祇候打正旦，三次噴水科〕

〔正旦唱〕

【罵玉郎】這無情棍棒教我捱不的。婆婆也，須是你自做下，怨他誰？勸普天下前婚後嫁婆娘每，都看取我這般傍州例。

【感皇恩】呀！是誰人唱叫揚疾，不由我不魄散魂飛。恰消停，才甦醒，又昏迷。捱千般打拷，萬種凌逼，一杖下，一道血，一層皮。

【採茶歌】打的我肉都飛，血淋漓，腹中冤枉有誰知！則我這小婦人毒藥來從何處也？天哪！怎麼的覆盆不照太陽暉！

〔孤云〕

你招也不招？

〔正旦云〕

委的不是小婦人下毒藥來。

〔孤云〕

既然不是你，與我打那婆子。

〔正旦忙云〕

住住住，休打我婆婆，情願我招了罷。是我藥死公公來。

〔孤云〕

既然招了，著他畫了伏狀，將枷來枷上，下在死囚牢裡去。到來日判個斬字，押付市曹典刑。

〔卜兒哭科，云〕

竇娥孩兒，這都是我送了你性命，兀的不痛殺我也！

〔正旦唱〕

【黃鐘尾】我做了個銜冤負屈沒頭鬼，怎肯便放了你好色荒淫漏面賊！想人心不可欺，冤枉事天地知，爭到頭，競到底，到如今待怎的？情願認藥殺公

公，與了招罪。婆婆也，我怕把你來便打的，打的來恁的。我若是不死呵，如何救得你？

〔隨祇候押下〕

〔張驢兒做叩頭科，云〕

謝青天老爺做主！明日殺了竇娥，才與小人的老子報的冤。

〔卜兒哭科，云〕

明日市曹中殺竇娥孩兒也，兀的不痛殺我也！

〔孤云〕

張驢兒，蔡婆婆，都取保狀，著隨衙聽候。左右，打散堂鼓，將馬來，回私宅去也。

〔同下〕

〔編輯〕 第三折

〔外扮監斬官上，云〕

下官監斬官是也。今日處決犯人，著做公的把住巷口，休放往來人閒走。

〔淨扮公人，鼓三通，鑼三下科，劊子磨旗、提刀、押正旦帶枷上，劊子云〕

行動些，行動些，監斬官去法場上多時了。

〔正旦唱〕

【正宮端正好】沒來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憲，叫聲屈動地驚天。頃刻間遊魂先赴森羅殿，怎不將天地也生埋怨。

【滾繡球】有日月朝暮懸，有鬼神掌著生死權。天地也只合把清濁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盜跖顏淵：為



善的受貧窮更命短，造惡的享富貴又壽延。天地也，做得個怕硬欺軟，卻元來也這般順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為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哎，只落得兩淚漣漣。

〔劄子云〕

快行動些，誤了時辰也。

〔正旦唱〕

〔倘秀才〕則被這枷紐的我左側右偏，人擁的我前合後偃。我竇娥向哥哥行有句言。

〔劄子云〕

你有甚麼話說？

〔正旦唱〕

前街裡去心懷恨，後街裡去死無冤，休推辭路  
遠。

〔劄子云〕

你如今到法場上面，有甚麼親眷要見的，可教他  
過來見你一面也好。

〔正旦唱〕

【叨叨令】可憐我孤身隻影無親眷，則落的吞聲  
忍氣空嗟怨。

〔劄子云〕

難道你爺娘家也沒的？

〔正旦云〕

止有個爹爹，十三年前上朝取應去了，至今杳無  
音信。

〔唱〕

早已是十年多不睹爹爹面。

〔劄子云〕

你適才要我往後街裡去，是什麼主意？

〔正旦唱〕

怕則怕前街裡被我婆婆見。

〔劄子云〕

你的性命也顧不得，怕他見怎的？

〔正旦云〕

俺婆婆若見我披枷帶鎖赴法場餐刀去呵，

〔唱〕

枉將他氣殺也麼哥，枉將他氣殺也麼哥。告哥  
臨危好與人行方便。

〔卜兒哭上科，云〕

天哪，兀的不是我媳婦兒！

〔劄子云〕

婆子靠後。

〔正旦云〕

既是俺婆婆來了，叫他來，待我囑付他幾句話

咱。

〔劄子云〕

那婆子，近前來，你媳婦要囑付你話哩。

〔卜兒云〕

孩兒，痛殺我也。

〔正旦云〕

婆婆，那張驢兒把毒藥放在羊肚兒湯裡，實指望藥死了你，要霸佔我為妻。不想婆婆讓與他老子吃，倒把他老子藥死了。我怕連累婆婆，屈招了藥死公公，今日赴法場典刑。婆婆，此後遇著冬時年節，月一十五，有瀝不了的漿水飯，瀝半碗兒與我吃；燒不

了的紙錢，與竇娥燒一陌兒。則是看你死的孩兒面上。

〔唱〕

【快活三】念竇娥葫蘆提當罪愆，念竇娥身首不完全，念竇娥從前已往干家緣；婆婆也，你只看竇娥少爺無娘面。

【鮑老兒】念竇娥服侍婆婆這幾年，遇時節將碗涼漿奠；你去那受刑法屍骸上烈些紙錢，只當把你亡化的孩兒薦。



〔卜兒哭科，云〕

孩兒放心，這個老身都記得。天哪，兀的不痛殺我也。

〔正旦唱〕

婆婆也，再也不要啼啼哭哭，煩煩惱惱，怨氣沖天。這都是我做竇娥的沒時沒運，不明不暗，負屈銜冤。

〔劊子做喝科，云〕

兀那婆子靠後，時辰到了也。

〔正旦跪科〕

〔劊子開枷科〕

〔正旦云〕

竇娥告監斬大人，有一事肯依竇娥，便死而無

怨。

〔監斬官云〕

你有什麼事？你說。

〔正旦云〕

要一領淨席，等我竇娥站立，又要丈二白練，掛在旗槍上。若是我竇娥委實冤枉，刀過處頭落，一腔熱血休半點兒沾在地下，都飛在白練上者。

〔監斬官云〕

這個就依你，打甚麼不緊。

〔劊子做取席科，站科，又取白練掛旗上科〕

〔正旦唱〕

【耍孩兒】不是我竇娥罰下這等無頭願，委實的冤情不淺。若沒些兒靈聖與世人傳，也不見得湛湛青天。我不要半星熱血紅塵灑，都只在八尺旗槍素練懸。等他四下里皆瞧見，這就是咱萇弘化碧，望帝啼鵑。

〔劄子云〕

你還有甚的說話，此時不對監斬大人說，幾時說那？

〔正旦再跪科，云〕

大人，如今是三伏天道，若竇娥委實冤枉，身死之後，天降三尺瑞雪，遮掩了竇娥屍首。

〔監斬官云〕

這等三伏天道，你便有沖天的怨氣，也召不得一片雪來，可不胡說！

〔正旦唱〕

【二煞】你道是暑氣暄，不是那下雪天；豈不聞

飛霜六月因鄒衍？若果有一腔怨氣噴如火，定要感得六出冰花滾似錦，免著我屍骸現；要什麼素車白馬，斷送出古陌荒阡？

〔正旦再跪科，云〕

大人，我竇娥死的委實冤枉，從今以後，著這楚州亢旱三年。

〔監斬官云〕

打嘴！那有這等說話！

〔正旦唱〕

【一煞】你道是天公不可期，人心不可憐，不知皇天也肯從人願。做甚麼三年不見甘霖降？也只为東海曾經孝婦冤。如今輪到你山陽縣。這都是官吏每無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難言。

〔劄子做磨旗科，云〕

怎麼這一會兒天色陰了也？

〔內做風科，劄子云〕

好冷風也！

〔正旦唱〕

明題遍。  
 【煞尾】浮雲為我陰，悲風為我旋，三樁兒誓願

〔做哭科，云〕

婆婆也，直等待雪飛六月，亢旱三年呵，

〔唱〕



那其間才把你個屈死的冤魂這竇娥顯。

〔劊子做開刀，正旦倒科〕

〔監斬官驚云〕

呀，真個下雪了，有這等異事！

〔劊子云〕

我也道平日殺人，滿地都是鮮血，這個竇娥的  
血，都飛在那丈二白練上，並無半點落地，委實奇  
怪。

〔監斬官云〕

這死罪必有冤枉，早兩樁兒應驗了，不知亢旱三年的說話，准也不准？且看後來如何。左右，也不必等待雪晴，便與我抬他屍首，還了那蔡婆婆去罷。

〔眾應科，抬屍下〕

〔編輯〕 第四折

〔竇天章冠帶引丑張千祇從上，詩云〕

獨立空堂思黯然，高峰月出滿林煙，非關有事人

難睡，自是驚魂夜不眠。老夫竇天章是也。自離了我那端雲孩兒，可早十六年光景。老夫自到京師，一舉及第，官拜參知政事。只因老夫廉能清正，節操堅剛，謝聖恩可憐，加老夫兩淮提刑肅政廉訪使之職，隨處審囚刷卷，體察濫官污吏，容老夫先斬後奏。老夫一喜一悲，喜呵，老夫身居台省，職掌刑名，勢劍金牌，威權萬里；悲呵，有端雲孩兒，七歲上與了蔡婆婆為兒媳婦，老夫自得官之後，使人往楚州問蔡婆婆家，他鄰里街坊道，自當年蔡婆婆不知搬在那裡去了，至今音信皆無。老夫為端雲孩兒，啼哭的眼目昏花，憂愁得鬚髮斑白。今日來到這淮南地面，不知這

楚州為何三年不雨？老夫今在這州廳安歇。張千，說與那州中大小屬官，今日免參，明日早見。

〔張千向古門云〕

一應大小屬官，今日免參，明日早見。

〔竇天章云〕

張千，說與那六房吏典，但有合刷照文卷，都將來，待老夫燈下看幾宗波。

〔張千送文卷科，竇天章云〕

張千，你與我掌上燈，你每都辛苦了，自去歇息罷。我喚你便來，不喚你休來。

〔張千點燈，同祇從下。竇天章云〕

我將這文卷看幾宗咱。一起犯人竇娥，將毒藥致死公公。我才看頭一宗文卷，就與老夫同姓，這藥死公公的罪名，犯在十惡不赦，俺同姓之人，也有不畏法度的。這是問結了的文書，不看他罷。我將這文卷壓在底下，別看一宗咱。

〔做打呵欠科，云〕

不覺的一陣昏沉上來，皆因老夫年紀高大，鞍馬勞困之故，待我搭伏定書案，歇息些兒咱。

〔做睡科，魂旦上，唱〕

【雙調·新水令】我每日哭啼啼守住望鄉台，急煎煎把仇人等待，慢騰騰昏地裡走，足律律旋風中來，則被這霧鎖雲埋，攛掇的鬼魂快。

〔魂旦望科，云〕

門神戶尉不讓我進去。我是廉訪使竇天章女孩兒，因我屈死，父親不知，特來托一夢與他咱。

〔唱〕

【沉醉東風】我是那提刑的女孩，須不比現世的妖怪。怎不容我到燈影前，卻攔截在門程外？

〔做叫科，云〕

我那爺爺呵，

〔唱〕

枉自有勢劍金牌，把俺這屈死三年的腐骨骸，怎脫離無邊苦海！

〔做入見哭科，竇天章亦哭科，云〕

端雲孩兒，你在那裡來？

〔魂旦虛下〕

〔竇天章做醒科，云〕

好是奇怪也，老夫才闔眼去，夢見端雲孩兒恰便似來我跟前一般，如今在那裡？我且再看這文卷咱。

〔魂旦上，做弄燈科〕



〔竇天章云〕

奇怪，我正要看文卷，怎生這燈忽明忽滅的！張千也睡著了，我自己剔燈咱。

〔做剔燈，魂旦翻文卷科，竇天章云〕

我別的這燈明了也。再看幾宗文卷。一起犯人竇娥藥死公公。

〔做疑怪科，云〕

這一宗文卷，我為頭看過，壓在文卷底下，怎生

又在這上頭？這幾時問結了的，還壓在底下，我別看一宗文卷波。

〔魂旦再弄燈科，竇天章云〕

怎麼，這燈又是半明半暗的，我再剔這燈咱。

〔做剔燈，魂旦再翻文卷科，竇天章云〕

我剔的這燈明了，我另拿一宗文卷看咱。一起犯人竇娥藥死公公。呸！好是奇怪！我才將這文書分明壓在底下，剛剔了這燈，怎生又翻在面上？莫不是楚州後廳裡有鬼麼？便無鬼呵，這樁事必有冤枉。將這

文卷再壓在底下，待我另看一宗如何？

〔魂旦又弄燈科，竇天章云〕

怎生這燈又不明了？敢有鬼弄這燈？我再剔一剔去。

〔做剔燈科，魂旦上，做撞見科，竇天章舉劍擊桌科，云〕

呸！我說有鬼！兀那鬼魂，老夫是朝廷欽差帶牌走馬肅政廉訪使，你向前來，一劍揮之兩段。張千，虧你也睡的著，快起來，有鬼有鬼。兀的不嚇殺老夫

也。

〔魂旦唱〕

【喬牌兒】則見他疑心兒胡亂猜，聽了我這哭聲兒轉驚駭。哎，你個竇天章恁的威風大，且受你孩兒竇娥這一拜。

〔竇天章云〕

兀那鬼魂，你道竇天章是你父親，受你孩兒竇娥拜，你敢錯認了也！我的女兒叫做端雲，七歲上與了蔡婆婆為兒媳婦。你是竇娥，名字差了，怎生是我女

孩兒？

〔魂旦云〕

父親，你將我與了蔡婆婆家，改名做竇娥了也。

〔竇天章云〕

你便是端雲孩兒，我不問你別的，這藥死公公，  
是你不是？

〔魂旦云〕

是你孩兒來。

〔竇天章云〕

噤聲，你這小妮子，老夫為你啼哭的眼也花了，憂愁的頭也白了，你剗地犯了十惡大罪，受了典刑。我今日官居台省，職掌刑名，來此兩淮審囚刷卷，體察濫官污吏，你是我親生之女，老夫將你治不的，怎治他人？我當初將你嫁與他家呵，要你三從四德：三從者，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四德者，事公姑，敬夫主，和妯娌，睦街坊。今三從四德全無，剗地犯了十惡大罪。我竇家三輩無犯法之男，五世無

再婚之女，到今日被你辱沒祖宗世德，又連累我的清名。你快與其我細吐真情，不要虛言支對，若說的有半釐差錯，牒發你城隍祠內，著你永世不得人身，罰在陰山，永為餓鬼。

〔魂旦云〕

父親停嗔息怒，暫罷狼虎之威，聽你孩兒慢慢的說一遍咱。我三歲上亡了母親，七歲上離了父親，你將我送與蔡婆婆做兒媳婦。至十七歲與夫配合，才得兩年，不幸兒夫亡化，和俺婆婆守寡。這山陽縣南門外有個賽盧醫，他少俺婆婆二十兩銀子。俺婆婆去取

討，被他賺到郊外，要將婆婆勒死，不想撞見張驢兒父子兩個，救了俺婆婆性命。那張驢兒知道我家有個守寡的媳婦，便道：「你婆兒媳婦既無丈夫，不若招我父子兩個。」俺婆婆初也不肯，那張驢兒道：「你若不肯，我依舊勒死你。」俺婆婆懼怕，不得已含糊許了。只得將他父子兩個領到家中，養他過世。有張驢兒數次調戲你女孩兒，我堅執不從。那一日俺婆婆身子不快，想羊肚兒湯吃，你孩兒安排了湯。適值張驢兒父子兩個問病，道：「將湯來我嘗一嘗。」說：「湯便好，只少些鹽醋。」賺的我去取鹽醋，他就暗地裡下了毒藥，實指望藥殺俺婆婆，要強逼我成親。



不想俺婆婆偶然發嘔，不要湯吃，卻讓與老張吃，隨即七竅流血藥死了。張驢兒便道：「竇娥藥死了俺老子，你要官休要私休？」我便道：「怎生是官休？怎生是私休？」他道：「要官休，告到官司，你與俺老子償命。若私休，你便與我做老婆。」你孩兒便道：「好馬不備雙鞍，烈女不更二夫，我至死不與你做媳婦，我請願和你見官去。」他將你孩兒拖到官中，受盡三推六問，吊拷繃扒，便打死孩兒也不肯認。怎當州官見你孩兒不認，便要拷打俺婆婆；我怕婆婆年老，受刑不起，只得屈認了。因此押赴法場，將我典刑。你孩兒對天發下三樁誓願：第一樁要丈二白練掛

在旗槍上，若系冤枉，刀過頭落，一腔熱血休滴在地下，都飛在白練上；第二樁，現今三伏天道，下三尺瑞雪，遮掩你孩兒屍首；第三樁，著他楚州大旱三年。果然血飛上白練，六月下雪，三年不雨，都是為你孩兒來。

〔詩云〕

不告官司只告天，心中怨氣口難言，防他老母遭刑憲，情願無辭認罪愆。三尺瓊花骸骨掩，一腔熱血練旗懸，豈獨霜飛鄒衍屈，今朝方表竇娥冤。

〔唱〕

【雁兒落】你看這文卷曾道來不道來，則我這冤枉要忍耐如何耐？我不肯順他人，倒著我赴法場；我不肯辱祖上，倒把我殘生壞。

【得勝令】呀，今日個搭伏定攝魂台，一靈兒怨哀哀。父親也，你現掌著刑名事，親蒙聖主差。端詳這文冊，那廝亂綱常當合敗。便萬剛了喬才，還道報冤仇不暢快。

〔竇天章做泣科，云〕

哎，我屈死的兒夜，則被你痛殺我也！我且問你：這楚州三年不雨，可真個是為你來？

〔魂旦云〕

是為你孩兒來。

〔竇天章云〕

有這等事！到來朝我與你做主。：〔詩云〕白頭親苦痛哀哉，屈殺了你個青春女孩，只恐怕天明了你且回去，到來日我將文卷改正明白。

〔魂旦暫下〕

〔竇天章云〕

呀，天色明了也。張千，我昨日看幾宗文卷，中間有一鬼魂來訴冤枉。我喚你好幾次，你再也不應，直恁的好睡那。

〔張千云〕

我小人兩個鼻子孔一夜不曾閉，並不聽見女鬼訴什麼冤狀，也不曾聽見相公呼喚。

〔竇天章做叱科，云〕

（口退），今早升廳坐衙，張千，喝攏廂者。

〔張千做吆喝科，云〕

在衙人馬平安，抬書案。

〔稟云〕

州官見。

〔外扮州官入參科〕

〔張千云〕

該房吏典見。

〔丑扮吏入參見科〕

〔竇天章云〕

你這楚州一郡，三年不雨，是為着何來？

〔州官云〕

這個是天道亢旱，楚州百姓之災，小官等不知其

罪。

〔竇天章做怒科，云〕

你等不知罪麼！那山陽縣有用毒藥謀死公公犯婦竇娥，他問斬之時，曾發願道：「若是果有冤枉，著你楚州三年不雨，寸草不生。」可有這件事？

〔州官云〕

這罪是前升任桃州守問成的，現有文卷。

〔竇天章云〕



這等糊突的官，也著他升去！你是繼他任的，三年之中，可曾祭這冤婦麼？

〔州官云〕

此犯系十惡大罪，元不曾有祠，所以不曾祭得。

〔竇天章云〕

昔日漢朝有一孝婦守寡，其姑自縊身死，其姑女告孝婦殺姑。東海太守將孝婦斬了。只為一婦含冤，致令三年不雨。後於公治獄，彷彿見孝婦抱卷哭於廳前，於公將文卷改正，親祭孝婦之墓，天乃大雨。今

日你楚州大旱，豈不正與此事相類？張千，分付該房僉牌下山陽縣，著拘張驢兒、賽盧醫、蔡婆婆一起人犯，火速解審，毋得違悞片刻者。

〔張千云〕

理會的。

〔下〕

〔丑扮解子押張驢兒、蔡婆婆，同張千上，稟云

山陽縣解到審犯聽點。

〔竇天章云〕

張驢兒。

〔張驢兒云〕

有。

〔竇天章云〕

蔡婆婆。

〔蔡婆婆云〕

有。

〔竇天章云〕

怎麼賽盧醫是緊要人犯不到？

〔解子云〕

賽盧醫三年前在逃，一面著廣捕批緝拿去了，待  
獲日解審。

〔竇天章云〕

張驢兒，那蔡婆婆是你的後母麼？

〔張驢兒云〕

母親好冒認的？委實是。

〔竇天章云〕

這藥死你父親的毒藥，卷上不見有合藥的人，是那個的毒藥？

〔張驢兒云〕

是竇娥自合就的毒藥。

〔竇天章云〕

這毒藥必有一個賣藥的醫鋪，想竇娥是個少年寡婦，那裡討這藥來？張驢兒，敢是你合的毒藥麼？

〔張驢兒云〕

若是小人合的毒藥，不藥別人，倒藥死自家老子？

〔竇天章云〕

我那屈死的兒嘍，這一節是緊要公案，你不自來折辯，怎得一個明白，你如今冤魂卻在那裡？

〔魂旦上，云〕

張驢兒，這藥不是你合的，是那個合的？

〔張驢兒做怕科，云〕

有鬼有鬼，撮鹽入水，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

敕。

〔魂旦云〕

張驢兒，你當日下毒藥在羊肚兒湯裡，本意藥死俺婆婆，要逼勒我做渾家，不想俺婆婆不吃，讓與你父親吃，被藥死了，你今日還敢賴哩！

〔唱〕

【川撥棹】猛見了你這吃敲材，我只問你這毒藥從何處來？你本意待暗裡栽排，要逼勒我和諧，倒把你親爺毒害，怎教咱替你耽罪責？

〔魂旦做打張驢兒科〕



〔張驢兒做避科，云〕

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大人說這毒藥必有個賣藥的醫鋪，若尋得這賣藥的人來，和小人折對，死也無詞。

〔丑扮解子解賽盧醫上，云〕

山陽縣續解到犯人一名賽盧醫。

〔張千喝云〕

當面。

〔竇天章云〕

你三年前要勒死蔡婆婆，賴他銀子，這事怎麼說？

〔賽盧醫叩頭科，云〕

小的要賴蔡婆婆銀子的情是有的，當被兩個漢子救了，那婆婆並不曾死。

〔竇天章云〕

這兩個漢子你認的他叫做什麼名姓？

〔賽盧醫云〕

小的認便認的，慌忙之際，可不曾問他名姓。

〔竇天章云〕

現有一個在階下，你去認來。

〔賽盧醫做下認科，云〕

這個是蔡婆婆。

〔指張驢兒云〕

想必這毒藥事發了。

〔上云〕

是這一個，容小的訴稟：當日要勒死蔡婆婆時，正遇見他爺兒兩個，救了那婆婆去。過得幾日，他到小的鋪中討服毒藥，小的是唸佛吃齋人，不敢做昧心的事，說道：「鋪中只有官料藥，並無什麼毒藥。」他就睜著眼道：「你昨日在郊外要勒死蔡婆婆，我拖你見官去。」小的一生最怕的是見官，只得將一服毒藥與了他去。小的見他生相是個惡的，一定拿這藥去藥死了人，久後敗露，必然連累，小的一向逃在涿州

地方，賣些老鼠藥。剛剛是老鼠被藥殺了好幾個，藥死人的藥，其實再也不曾合。

〔魂旦唱〕

【七弟兄】你只為賴財，放乖，要當災。

〔帶云〕

這毒藥呵，

〔唱〕

原來是你賽盧醫出賣張驢兒買，沒來由填做我犯由牌，到今日官去衙門在。

〔竇天章云〕

帶那蔡婆婆上來。我看你也六十外人了，家中又有錢鈔的，如何又嫁了老張，做出這等事來？

〔蔡婆婆云〕

老婦人因為他爺兒兩個救了我的性命，收留他在家養膳過世；那張驢兒常說要將他老子接腳進來，老婦人並不曾許他。

〔竇天章云〕

這等說，你那媳婦就不該認做藥死公公了。

〔魂旦云〕

當日問官要打俺婆婆，我怕他年老受刑不起，因此（口咎）認做藥死公公，委實是屈招個！

〔唱〕

【梅花酒】你道是咱不該，這招狀供寫的明白。

本一點孝順的心懷，倒做了惹禍的胚胎。我只道官吏

每還復勘，怎將咱屈斬首在長街！第一要素旗槍鮮血灑，第二要三尺雪將死屍埋，第三要三年旱示天災，咱誓願委實大。

【收江南】呀，這的是衙門從古向南開，就中無個不冤哉。痛殺我嬌姿弱體閉泉台，早三年以外，則落的悠悠流恨似長淮。

〔竇天章云〕

端雲兒也，你這冤枉我已盡知，你且回去。待我將這一起人犯，並原問官吏，另行定罪，改日做個水



陸道場，超度你生天便了。

〔魂旦拜科，唱〕

【鴛鴦煞尾】從今後把金牌勢劍從頭擺，將濫官污吏都殺壞，與天子分憂，萬民除害。

〔云〕

我可忘了一件，爹爹，俺婆婆年紀高大，無人侍養，你可收恤家中，替你孩兒盡養生送死之禮，我便九泉之下，可也瞑目。

〔竇天章云〕

好孝順的兒也。

〔魂旦唱〕

囑付你爹爹，收養我奶奶，可憐他無婦無兒誰管顧，年衰邁。再將那文卷舒開，

〔帶云〕

爹爹，也把我竇娥名下，

〔唱〕

屈死的於伏罪名兒改。

〔下〕

〔竇天章云〕

喚那蔡婆婆上來。你可認得我麼？

〔蔡婆婆云〕

老婦人眼花了，不認的。

〔竇天章云〕

我便是竇天章。適才的鬼魂，便是我屈死的女孩兒端雲。你這一行人，聽我下斷：張驢兒毒殺親爺，奸佔寡婦，合擬凌遲，押赴市曹中，釘上木驢，剛一百二十刀處死。升任州守桃杌，並該房吏典，刑名違錯，各杖一百，永不敘用。賽盧醫不合賴錢勒死平民，又不合修合毒藥，致傷人命，發煙瘴地面，永遠充軍。蔡婆婆我家收養，竇娥罪改正明白。

〔詞云〕

莫道我念亡女與他滅罪消愆，也只可憐見楚州郡  
大旱三年。昔於公曾表白東海孝婦，果然是感召得靈  
雨如泉。豈可便推諉道天災代有，竟不想人之意感應  
通天。今日個將文卷重行改正，方顯的王家法不使民  
冤。

---

製作軟體：天火藏書排版系統

網址：<http://ebook.cdict.info>

字型資訊：黑體（DroidSansFallback）

宋體（全字庫）

楷體（全字庫）

製作日期：2012年1月16日

製作時間：23時08分00秒

天火藏書排版系統，為一套直書的排版系統，主要方便使用者閱讀電子書而設計，未經授權的版權內容，請勿使用本系統進行排版，否則後果自行負責。無版權或超過版權時效，或經過版權擁有者授權的內容，可自由使用本系統排版，並自由在網路上散布，但不得作為商業使用，如您需要在商業使用，請使用其他的排版軟體。

---